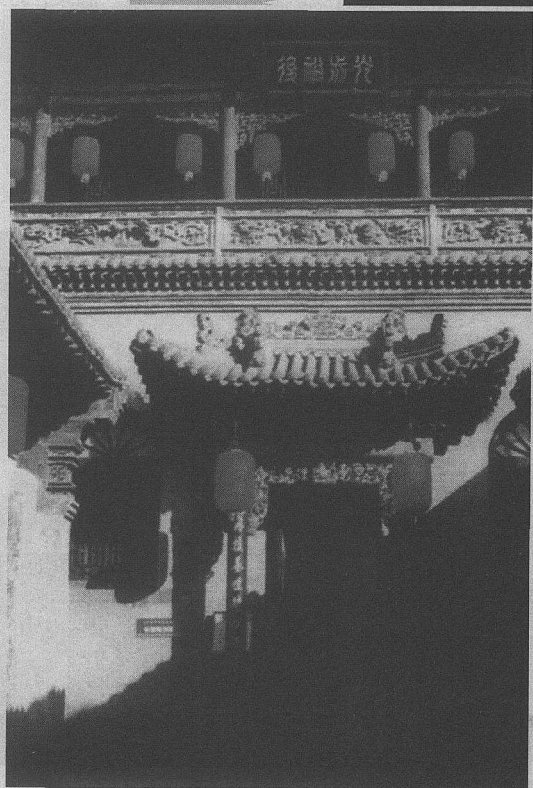


乡村建筑的命运

于长江



乡村建筑的风格,伴随乡村命运的兴衰,一言难尽;每每到农村,看到农舍民宅,要么是摇摇欲坠的“危房”,要么是面目全非的“翻新”,好像除了这两种极端,就没有别的可能。“摇摇欲坠”者,除了急于获得扶贫款项之外,已没有心情考虑什么“审美”;而有幸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致富奔小康了的人们,则热衷于除旧布新,急不可耐毫不留情地摧毁老屋,建立“新居”、“新村”……人们愉悦的,不是“审美”,而是一种“日新月异”、“天翻地覆”的动态感,至于建筑形式本身,“时兴什么就来什么,大概差不多就行……”(某乡村专业户语)

1、营房、瓷砖和“规划”

乡村建筑的剧变,始于50年代开始的一个“大简化”过程,不管是草房、石头房,还是《大红灯笼》的深宅大院,都被放弃,而代之简洁到只剩下长方形的砖瓦房,砖墙、灰瓦、绿门窗,这好像是从部队营房发展出来的一种“纯粹”的房子,设计上绝无正房厢房之类家族结构的布局,更无门楼回廊雕梁画柱之类的“封建余孽”。这种房子,除了“住”——当时仅指吃饭睡觉——之外,别无内容。今天在内地农村,很多乡村小学、乡卫生院、中学学生宿舍等,就是如此。

跨入90年代初,神州大地建筑突然狂热痴迷于瓷砖,但不是用在厨房或卫生间,而是外墙装修,配之以铝合金门窗、蓝色玻璃等等,风靡全国。乡村建筑当然也不甘落后,要“和城里人一样”,乡间富人很快就瓷砖化、铝合金化。尽管人数未必很多,但示范效应强,在广袤乡村里——特别是亿万农村儿童心灵深处——撒下了瓷砖铝合金的审美种子。

瓷砖铝合金化的热潮,不是乡村原创,而是城里人的发明,乡村不过是近墨者黑、跟着巫婆跳大神儿……记得当时某沿海城市曾立下法规,所有新建筑必须贴瓷砖,否则不得开工;而素以“人文精神”著称的某“最高学府”,也修建了瓷砖贴墙……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城市里有权有势有文化有学养的人都热衷于此,普通村民只能跟风。

乡村建筑另一个“革命”,就是“统一规划”。一些率先集体致富的村庄,特别乐于搞“规划”——把全村原来多年自然随机形成的分散的村民民宅,都集中在一个地方,统一设计统一修建,建成好像城里产业工人宿舍的样子,一排排一列列,统一样式,冠之以“农民新村”等名字。和瓷砖、铝合金风潮一样,

这种“规划”冲动的深层含义，耐人寻味。

2、“乱心”：工业崇拜

乡村建筑的这些偏好，不是乡村的审美情趣，它们差不多是天外来的，是百分之百从“城里”学来的，至于城里人，据说是从“外国”学来的，至于“外国”究竟怎样，搞不清楚……

电视播过一个小康村，在“统一规划”中，还加入了“国际化”，每户民房，都必须建成一种“外国”风格，据称有西班牙式的、俄罗斯式的、罗马式的、英国式的、法国式的……记者问几个路边摆摊的农户：“你们家是哪国的？”一中年人回头指着一栋浅黄色的小楼，操浓重当地口音：“就那个，我们家的，我们是葡、葡萄牙的！”

对瓷砖铝合金蓝色玻璃等以讹传讹的“外国”崇拜，是对来自西方的现代“工业”和“城市”的膜拜，这些东西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远离中国意义的“乡村”；它们只能由现代工业生产出来，不可能是乡村“土产”，这种“非乡村性”，构成一种“魔力”，是一种对“现代”的虚幻迷信。因为过去一百年，中国社会本末倒置，立国根本的“农”，变成了声声叹息，而西方传来的“工”，成了神主牌。“工业—城市”意象，不仅是富国强兵的手段，而被追捧为“目的”和“价值”。对“规划”的偏爱，正是大机器工业生产造就的一片产业工人宿舍这种居住格局的审美化臆造和讹传。

由此，曾经以南方水乡、中原村落和塞外游牧生活为审美基础的中国文明，已经蜕变成了工业符号的痴迷。那些源于西欧英伦岛上的走火入魔的把人变成机器一部分的“非人化”浪潮，造就了用之不竭的“产品”和“消费”，也造就了卓别林曾经含泪嘲弄控诉的现代人类生产和生存方式，几乎是西方的一场历史噩梦。城市，在17、18世纪的英国，几乎就是“黑暗”和“邪恶”的同义词，而在学者、牧师、诗人眼中，工业化造成的跟蜂窝一样的一排排的工人住宅区，是反人性的异化(Entfremdung)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最好写照，引起无数人道主义者的义愤和批判，并激发了反思、忧患和批判现代性(Moderne)的现代社会科学。可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原生地差不多千夫所指的“异化”，在我们的乡村竟变成亿万民众的梦想，一排排没有个性表达、缺乏民俗内涵、不顾长幼尊卑的纯粹的“房子”，被视为天堂，因为搬进这种房子，就是“住楼房了”、“进城了”、“不像农民了”……

对金属水泥玻璃的向往，常常伴随着对绿色、田野、山林的疏远或回避(如果不是直接的憎恨)，因

为后者好像关联着痛苦、愚昧、受欺压的记忆。在很多地方，只要有可能，就毫不犹豫地长满茂密草木的土地，改造成水泥或柏油，甚至建立起金属加塑料的“城市雕塑”——假造的椰子树、芭蕉、仙人掌什么的！这种改造的积累，造成惊世骇俗的总体效果，有些中小城市，已经成了现代劣质工业品的堆放场，让人联想起前两年威尼斯双年展上丹麦的作品：一个大房间，杂乱无章地堆满了各种工业产品，轮胎、洋铁板、大捆电缆、塑料泡沫、化纤品、电路板……伴之以工厂车间里录制的刺耳的噪音……呆在这个展厅里，不用几分钟，就感到头晕目眩，工业产品和工业垃圾是很难分清的了！

这种工业品和工业时代各种念头的大杂烩的堆积，更像是内心杂乱的外在表现，是一种“心乱”的症状，一种“乱世”的遗产，一种长期“折腾”、不能自拔的后遗症。“乱世”之“乱”，已经内化(internalisierte)到人们心性之中——心神不定，心猿意马，甚至口是心非、不择手段，外化到房屋装修上，也是充斥着生冷的、刺眼的、张狂的、炫耀的、浮躁的、临时的、速成的……我不想说铝合金、瓷砖和有色玻璃就一定是这样，但我要说，传统农家质朴的茅草砖瓦、坚实的石头墙、简洁的木头栅栏等等，至少不是这样的。

3、乡村情感的正当性(Justification)

农村建筑是一种感受，是“农村”这个总体感受的一部分。中国的农村，本来有一种自己主体的、自信自豪的情感。尽管农民常被称为草民，但作为整体，一直被视为社稷的“根本”；连天子皇帝也要在御花园里开一块地，搞一点尊重农民的模仿秀。这种乡土情感，直到五十年代还能找到，“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向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当农民还能喊出“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时候，农村的建筑才可能是美丽的。

千百年来乡土社会孕育的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土”字(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土是生命之本，是文明永不枯竭的灵感之源，是文化再造和复兴的基础，而那些高高在上的“崇高”、“高雅”、“威严”，正是从这种泥土草根中生长出来的。故宫的宏伟，如果在一个有雾的晨光中远远看去，不是更像一个放大的普通农舍么？这个统治过半个亚洲的政治神经中枢的红墙绿瓦斗拱飞檐，正是乡间农舍中蕴含的文化要素和基因，被反复美化、优化和强化的结晶。草根社会的沉稳精神和坦荡自信，经过充分发掘提升，构成



下，因为它是深植于博大的乡土之中。

4、建筑本是人生

中国的各种建筑，从雄伟的皇宫到简朴的农舍，本是中国人文精神和生命血脉的一部分。本来，村庄、农舍、家族、个人是一体化的。村庄的布局有一种随遇而安、依势绵延的生命性格，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悠，是中国人一种深层的心理境界。一张古老村庄的地图，就是一幅山水画，是一个由生命、信仰、价值、伦理构成的美妙结构；世代形成的一处处依山傍水的房舍、洒脱的院落、含蓄的小桥、通达的道路……自然而然地点缀其间，聚散依依，一个个家族人脉与地势、山势、水势融为一体，行云流水、气韵生动，这种布局，和今天致富之后“统一规划”出来的一排排呆板整齐的宿舍楼，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另一个世界。

村庄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命运共同体，家族祠堂和祖宗牌位，是血缘的纽带，而每家每户的宅院，大多代代相传，附着了多少列祖列宗的身体和精神的气息，已经成为一代一代人生命的一部分了。人们对于“房子”叫“宅”，其感受，不是今天银行贷款按揭买房之类的那种“住房”，也不是地产商人头脑中可以翻来倒去的“房产”。住宅是人生的一部分，地气人气相通，和命运息息相关，故有阳宅、阴宅之说；住宅，完全融于生命轮回之中。

基于这样的理念，人们盖房子的样式和装修，是不会随便胡来的，取材、用料都有讲究，不能朝三暮四、见异思迁（恐怕不是铝合金、瓷砖、葡萄牙之类的那种感觉）。房子的样式，就是“家”的样式，是

“规矩”、“修养”的一部分，就像人们的举止、仪表、着装，是“心性”的体现。

中国人的世界观，本不是西方那种“主体-客体”二分结构，中国人是从一个内在的“我”和“心”出发，一层层向外推演，这种“差序格局”（费孝通语），犹如投石水上，一轮轮水波向外延展，以至无穷，所以叫“伦”；所谓“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我”可以无限放大，也可以回归内心，但在这广远和内在之间，有家人，亲族，村落，地方，国家，世界……这就是所谓“修齐治平”的参照系。

普通的农舍，是这一层层由内而外的“伦”的一个物理层次。它不是单纯的一个“器具”，而是对应着、承载着、具体表现着一个人性的“家”。而宅基地，就是这一家人的立足之地，在南洋有些地方，就有去世的人都直接安葬在住宅内的习俗，而我国西藏地区，很多贵族的“姓”，实际上就是“房名”，体现房和家族的一体性。在这种“天、地、人”浑然一体的格局中，人们踏踏实实，知道自己要什么，感觉发自内心，而不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捕风捉影。

传统民居中蕴含的成熟的审美，远高于今天粗制滥造的一堆工业品。即使一间破败的老屋，它的结构、外形、细节也是千锤百炼的文明结晶，凝聚着世代的亲情和关爱，承载浓重的人气，就像一位土著美国人的名言，“你们不会孤独的，因为我们无数祖先幽灵会永远在这里游荡，伴随着你们……”如果仅仅因为一时的弃穷爱富，就把这些生命沉淀弃之如敝履，实在是买椟还珠！

5、失乐园，欢欣鼓舞？

今天中国的乡村，世代传承的文化感受正在被无情地摧毁殆尽、土崩瓦解，“宅”作为生命血脉的“家”的内涵也快要荡然无存。文化是魂，建筑是体，文化没了，就是魂不附体，就好像人没了性情，没了性别，没了理念。而从“他者”胡乱模仿来的装饰，则是照葫芦画瓢的浓妆艳抹、披金戴银，满身花里胡哨，却形似神离。

建筑的失魂落魄，是因为我们丧失了一种真情实感。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都有亚当夏娃受撒旦诱惑而痛心疾首地“失乐园”的故事。我们的乡村，好像也在“失乐园”，既失去了物理的乐园，也失去了心灵的家园，失去了作为灵魂归宿的乡村、草原、山林、江河，失去了魂系梦萦的乡愁；但荒诞的是，我们是“欢欣鼓舞”地积极主动“自发”逃离故园的，好像“出埃及”，一心摆脱过去，爬山涉水向

前狂奔。

关于乡村的一切，好像都应该被否定：“农村”不是一个前途，“农业”不算一种职业，“农活”不算一种专长，“农民”是一种嘲笑贬低的称呼。好像农村的存在，就是个错误，好像农村只能培育生长着没完没了的贫困、愚昧、保守、盲目、人口过剩、环境污染……尽管令人目眩的《春节联欢会》上，歌星尖声高唱的是“希望的田野”，可是早就没有了“九九艳阳天”的那份真挚，现实中倒是不少“田野的绝望”，轮回托生到乡村的人，在今生今世砸锅卖铁也要赶紧“出逃”，跳出“农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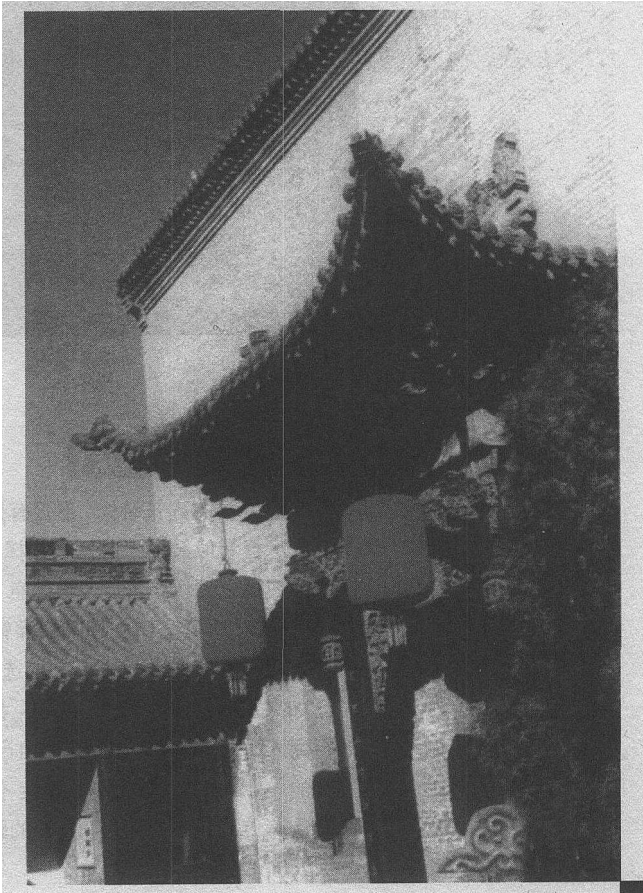
乡村文化，正在这种公然的贬损和否定中苟延残喘，哪里还有自我培育、欣赏、发掘和弘扬的精神状态？乡村生活的深层感受，无人问津，跳出农门者，忙不迭地脱胎换骨，城市长大的人，绝不会发神经去体会农村。在这样的氛围下，乡村建筑岂能不陷入了茫然的境遇？今天大部分乡村建筑，其实就是“无风格”、“无文化”，因为脱离了人们真实的力量和激情。“农村”失去了主体性，丧失了自我定义和描述的权力，失去了正面的自信和价值，更甭说自豪感了。“乡村”早已被极端边缘化。在公众视野中，亿万农村人口是隐形的：上百个电视频道中，可能只有某一个频道中某一个“土地”节目是专门讲农村的；翻翻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有多少“当地人”关于农村生活的视角和知识？农村、农业、农民的各种知识、技能、习俗、习惯、偏好、形象，好像都是一种消极的、没有文化或生命力的“负担”，是要解决的“问题”，要摆脱的“包袱”……

所以，今天的村庄建筑，既不能从列祖列宗的传承中凝聚人气，也不会从传统审美中汲取营养。一搞“新村”，好像就一定要否定、消灭过去；过去被否定了，农民自己亲近熟悉的生活被否定了，还有什么感觉呢？只能从各种四六不着的“它者”文化中照猫画虎地“借鉴”。在城市爆发户主导的“现代”、“进步”、“发展”的话语霸权下，农村早已不战自败，还没等怀疑和扪心自问，就已经俯首称臣、自我批评了；一个连自身存在都好像是一种“错误”的人口，哪里还有勇气和胆量去捍卫自己的感受？从小到大，父母亲友都在期盼他或她逃出“这里”……在这种自我否定中，真正自己的感受，还没等萌芽，就已经被巨大的“现代”霸权碾得粉碎了。

在“现代性”征服世界的时代，连西方自己的良心，都对抗不了，更不用说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的最边缘的第四、第五世界的农村了。人们早已被种种庸俗“进步观”征服得奴颜婢膝了；代表工业时代的一

切，就是“进步的”、“幸福的”、“美丽的”，是希望之所在，其它的生存方式，都会用白粉写上一个巨大的“拆”字……这种理念，能如此透彻地深入国人的骨髓，包括亿万农民自身……50年代中国很多歌曲，就公然真挚地讴歌着“高大的烟囱冒黑烟……”（今天的环保主义者会晕过去！）在市场催促下无限扩张的经济狂热中每天起早贪黑疲于奔命的产业工人的生活方式，也变成了令人神往的“幸福的”、“自豪的”感受，而绿色的、适度的、反省的、随遇而安的乡村生活的价值取向，则被钉在了某一种耻辱柱上，插上一个标签：愚昧、保守、落后。

这是一种乡村在文化上无奈的悲哀和两难，人们没有机会选择，只能被动地听那些“有文化”的世界的无数张嘴巴的胡吹乱侃，通过那些“权威”的电视报纸网络遥控着灌输、洗脑。尽管真实深刻的感情并不一定觉得舒服，但这些已经丧失了自信自主的人们，只能觉得“那肯定对，人家都说对，人家城里人都那样……”如此境遇，村庄的建筑样式，就可想而知了，只能是拙劣的二流三流的模仿，可是，人有时候又不能完全服服帖帖地自欺欺人，一些被“规划”了的乡村的民众，住在“新村”里，面对“新生”，却怀着人格分裂和复杂的内心冲突，一方面，是实际上本能感受的不习惯、不方便、不知所措，另一方面，已经被“主流”驯化了的“理智”则一口认定，这是“进步”，是“幸福”，是“跟城里人一样了”，在不断的自我对白中，自圆其说：工业化的一排排的住房，感到不熟悉么？那是你自己太土，还不快改过自新？自家房前屋后的菜园果园没有了，变成了水泥街道和铁栅栏，不习惯么？那是你小农意识，除了种地还懂得个啥？自



家庭院柴扉没有了，堆放破烂什物的仓房不见了，猪圈牛棚羊圈鸡舍不存在了，不方便么？真是不可救药，都21世纪了，还要那些破烂货，还怀念猪马牛羊？还不快重新做人，多想想电脑汽车XO宠物猫狗什么的？……想来想去，这些本来根植乡土、却被“拔”出乡土的人们说，“还是现在好，不管怎么说，你看，有楼住，安了闭路电视……”好像不是为了告诉别人，而是说服自己。

这是“现代性”最粗糙蛮横的一面，它不请自来，闯入乡村，闯入并摧毁人们熟悉、亲切、温暖的东西，代之以冷漠的“增长”、“现代化”、“发展”，还要软硬兼施地逼迫诱导牺牲者咬着牙强颜欢笑地说“幸福”。

真正属于自己的“发展”和“进步”，真正基于自己审美和梦想的高品质的农舍民宅，“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这种融会在乡村生活中的优美的人文品味，不但不该丧失，还应该和更多人分享；可是，今天强大的“城市化”，剥夺了乡村自己的梦想和未来，非要把他们变成城市的二流模仿者的地位。

乡村自主审美建筑的例证之一，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比如在西藏乡村，因为传统宗教根深蒂固，当地人审美上具有自然而然的自信，对内地那种铝合金瓷砖具有免疫力，所以，大多数人翻建住房的时候，能从自己深厚的传统建筑风格中发掘出更美、更精、更高的东西。那里的建筑并不是停滞，它也在“发



6、如果不盲目模仿

今天乡村的建筑装修，不管有无品味，都不是自主的；尽管看似人们“自己的选择”，实际上，是被灌了迷魂汤之后的选择，因为信息、教育、媒体都掌握在“它者”手里，审美标准的灌输，是财大气粗的外在力量决定的，乡村没有其他选择权。

如果没有势不可挡的“工业-都市”不请自来的强行闯入，农民还会否定、抛弃自己原有的风格么？不会的。如果条件允许，乡土社会不会也不愿放弃自己的审美传统，他们会沿着自己的路径，发展出一套

“展”，但不是和“它者”盲目趋同，而是创造出自己传统自然延伸的“新”，这是一种健康的“新”，基于沉着的自信，这是个信心的角逐和心态的较量。

笔者旅居欧洲乡村的时候，当时邻家农舍，都是古朴的二层小楼，白粉墙，褐色屋顶，都是当地古老传统的 Fachwerk 的样式，木质的百叶窗、庭院栅栏、旁边原木搭建的谷仓和库房，漆成深褐色，一眼看去，和古典油画中十八、十九世纪的乡村小景几无区别，除了房前的几辆汽车和路口的交通标志，你几乎感觉不到现代工业的玷染，更没有“开发”、“赶超”之类的喧嚣。在这种自然延伸的风尚里，岁月流逝似乎并不重要。信步其间，会想到“当年黑格尔、荷尔

德林在这里漫步的时候，看到的也就是这幅景色吧？”相似的景色，有近似的心情，跨越了岁月和生死的人，也能心心相通。

古今贯通的建筑，保存了“往日”的美好，也能自然地承接“前人”思想和人格熏陶，在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恒久气氛里，有历史的纵深感和自身生命的责任与价值，人们会从长计议，认真而又负责任地做事……看了这些，才会理解为什么古代圣贤要苦心孤诣地倡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救亡精神，其实，这种顽强捍卫“往昔”的冲动，就是对自己生命的珍爱。欧陆的乡村珍视传统，是因为他们在意自己“今天”的生活，没有仓促“逃离”，不要等待虚拟的“未来”，他们很认真地过着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一代一代这样认真地生活，一切都是日积月累。所谓“过去”，也是当时人们的“今天”，五十年前，一百年前，二百年前，都是自己的先辈认真真一天一天的；“历史”就是“生命”；“生命”之可贵，没有哪一天可以随意抛弃和否定；新一代不会那么没心没肺地破坏和敌视自己前辈曾经精心呵护的东西；这没什么高深玄妙的理论，不过是最基本的人情使然。“敝帚自珍”，说到底还是对“人”的关怀；因为爱自己的家人，信任自己的先辈，人亡物在，文化不朽，后人永远感念前人的生命，就会深爱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关爱丧失了，传统就丧失了，那些充满仇恨和责骂的生态，总是破坏传统的，传统绵延不断，靠的是每一代都有“人之初性本善”的好的子孙，都有“仁者爱人”的好的传人。

7、校舍与美育

在乡村，常有“重视教育”的成果——新近修建的校舍，可是每每看到这些校舍的样式，又不禁感到一种对“人”的疏远：几乎所有新校舍——不管来自当地政府“办实事”的投入，还是外来爱心工程的善款，其建筑形式，少有传统建筑风格的自然延伸，多是单调的“营房”风格，这倒未必是故意的“文化征服”预谋，而是一种忽视和麻木，就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作为教育机构，“学校”的建筑风格本身就是教育内容的一部分，好比道具和教具，通过耳濡目染和熏陶暗示，塑造学生审美观念，也可能造成学生心理冲突和分裂。比如在一个竹楼林立的亚热带村落，突兀地矗立一栋完全不顾及当地习惯、心态和情感的集装箱一样四四方方的平房作学校，会对学生造成微妙但又深远的影响。学生每天步入这种“教育”，就是离开了、隔断了自己的“家”和“根”，这样的教育，

效果值得探讨。每每听到声情并茂的话语：“我们这里最好的房子，是学校；亏了谁，也不能亏了孩子！”可是这里的所谓“最好”，不过是“花钱最多”，但未必是最“美好”的。想一想亿万青春审美意识正在蓬勃发育的少年，每天出入这样的建筑和视觉环境（再加上莫名其妙款式的学生服），会有怎样的“美育”？

美育的缺失，使得很多“发展”，失去了方向感。到底何谓“发展”？一旦摆脱了温饱，除了吃喝嫖赌，还有什么？

有人说，等到经济发展了，文化、审美、品味等等自然会好起来，可是世界上文明的兴衰，并不支持这种乐观。在墨西哥玛雅文明辉煌的建筑遗址旁边，就生活着创造这些奇迹的玛雅人的后裔，但不幸的是，这些血统上的后代，已经不是文化上的后裔，他们不认得石碑上的铭文，不记得自己先辈如何建造这些殿堂，只能沦为永远被遗憾被研究被救济的“弱势群体”！文化不是自生自存自兴的，它要靠积累，靠传承，靠努力维持和栽培，靠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祭司、萨满、僧侣、学者、艺术家、慈善家）的投入和奉献，否则，文明就会死亡。

美是有“绝对性”的，所谓“绝对”，不是具体的形式和标准，而是态度和要求。不同的文明文化会有不同的审美标准，美女丑男，见仁见智，但人类之共同点，在于所有文明都有美丑之分，都有高雅、低俗之别，这是一种相通的“结构”（所谓语法的语法）。同样，遍观天下，审美也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不去努力，它就退化，看看登峰造极的宫廷瓷器，是如何在粗制滥造的模仿、再模仿中退化成街边地摊上的廉价日用品，就是典型的例子。

那么，这么吃力（常常不讨好）的事情，还要做什么？乡村建筑，美丑又何妨呢？房子都修成水泥方块，又招谁惹谁呢？

这真是个深远的问题。简答之，审美退化，至少有一种危险的后果，那就是人类的自暴自弃的倾向会不受约束；此外，“审美”动机，是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一点难能可贵的本能，当初类人猿如果没有这种审美追求的基因突变，恐怕就变不成人了。印度的圣雄甘地认为，“对美好事物的渴望，是完全自然的，只是没有一种绝对的美的标准，因此，我开始认为，这种渴望，是不会得到满足的，但是从对我们身外的事物的渴望中，我们必须学会从内部看到美。一旦我们做到这一点，美的前景就向我们洞开，而中饱私囊的嗜好就会遁去……”